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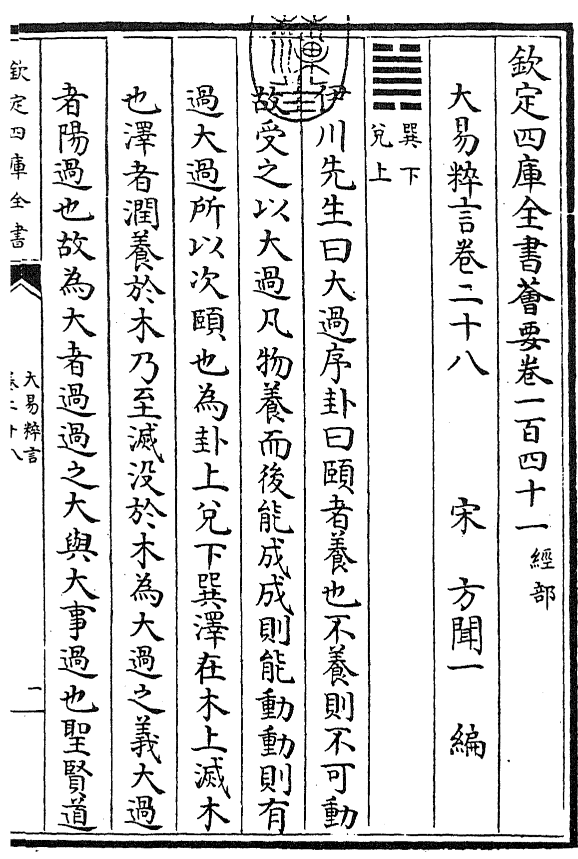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一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

宋　方聞一　編

巽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

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易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强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棟今人謂之檁易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

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易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

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兑是以巽順和説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説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賛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徳皆大過之事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

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説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巳禮器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巳也然而非巽而説

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自大過棟橈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遯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遯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遯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兑然

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橈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

益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内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説行者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一无人字易傳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葢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葢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

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

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篠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葢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

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茍能慎思一有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

處卑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并易傳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茍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慎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

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

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易并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

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

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他書无見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無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稺幼禾也後世作穉稊皆同音

如虞言則為穉可矣鄭氏作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莁荑蔱蘠也益非矣説文又有荑草即詩之柔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文意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來尚矣易說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

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

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孟易傳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橈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

人同也則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

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橈而

凶不亦宜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橈初六應乎九

四故曰棟隆故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不橈

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

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

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葢甲不能有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强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橈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易說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

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無字）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葢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

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為心則橈乎吝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橈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

宅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宅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畢不能有尊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橈其剛而已宅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宅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隂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隂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隂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

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

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易說

魚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橈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為優矣華見於外蒡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之辭葢言不若初二

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葢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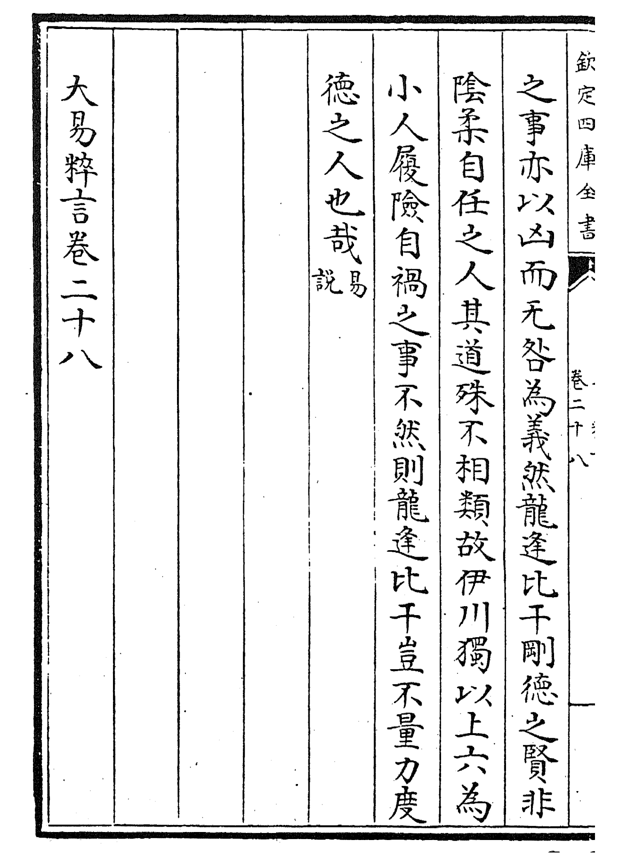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

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己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異者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葢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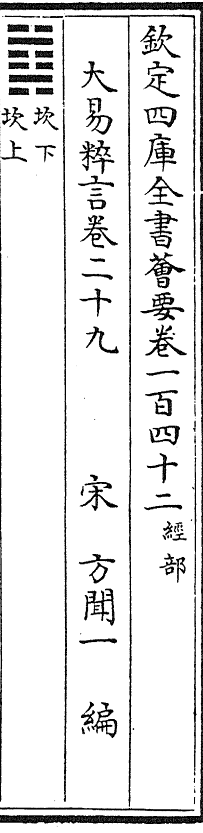
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為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二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九

宋 方聞一 編



坎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

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之體也易傳○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並易說]○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正蒙]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

得習坎心亨益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經應物不學則无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脱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

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爲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隷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

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易說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

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

也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内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維心

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

通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其為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内也誠孚于中險不能陷故亨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已

故行有尚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陰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論之詳矣自習坎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為有孚維心亨有過物者必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

高城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揜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棖也慾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

於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為罟擭陷阱而君子每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葢人知用險於

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易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

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易傳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而為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

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為
水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
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
是以聖人制為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
有廉陛之峻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
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黄帝垂

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而禽滅蚩尤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為常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常德行故能有

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易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于坎窞凶窞坎中之陷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

不爲坎窞之凶矣易說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艱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未出中者方爲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

未能出坎中之險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强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㑹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揜於二陰之中不能无難也故

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况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易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

終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

豈能有功乎以隂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來則乗剛之則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易說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以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

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

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

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

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易傳並○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如嫡庶之分

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
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
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
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
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
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
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
害開悟之也　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為臣必臣敬恪恭儉臣也則為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為主樽酒簋貳以儉為禮也缶器之質者也至欽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盈禮尚文之時

故用缶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内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之可也好貨好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之不好也益逆閉其途而拒絶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熄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内外庶乎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醴酒之設元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為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說者謂觸龍君因闇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盎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

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它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葢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

胥命未為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已易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

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

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

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

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

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

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

漸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盍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揜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

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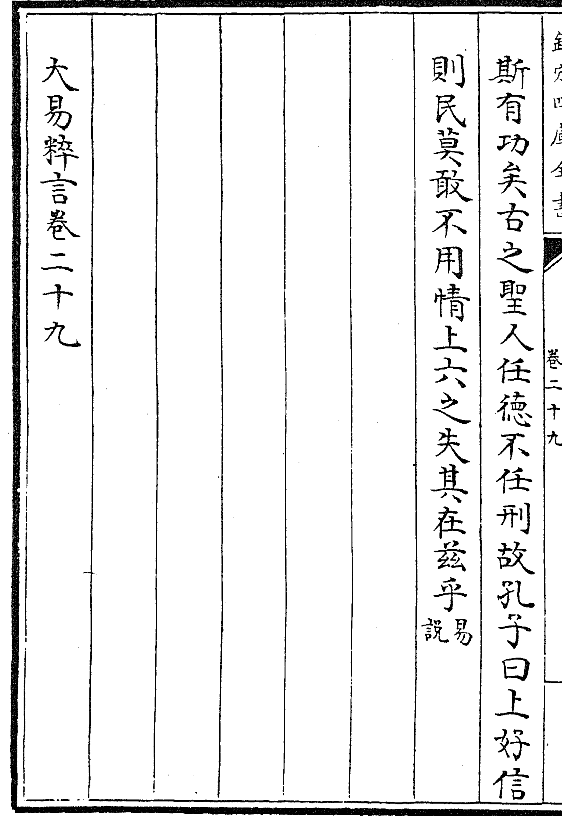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乗剛宜其為所拘戮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猶之係徽纆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坎者水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出為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祇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用險之極非聖人之

所尚三歲不得免而无恥由上失其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為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為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何如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



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兹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易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一无為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中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葢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强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

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强馬乾象也故坤之黄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黄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

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柔麗乎中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成化○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重輕則可以言易矣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有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體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下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中正乃亨夫陰以

順成為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為坎柔則无質麗乎陽中所以為離重卦也故曰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為精地二生火於南方火為

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是以離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返終知死生之説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物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事象之冝也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

二也兼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爻之辭曰黄離元吉又從可知也牛者強力而順象六二之方來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為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葢坎險難明而

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吉之義也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

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惰於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

聲之詩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說者謂上下為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為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勲舜曰重華不害其為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不害其為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敎則肆周之所以化成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勲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

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

故直言明兩作離葢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

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易說

上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避免過

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顧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為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紊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

之子入廟每事問亦其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下道也故為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易說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

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為文明之主故曰黄離元吉黄與黄中通理同義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黄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畫一卦

之美其唯六二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黄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黄中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易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巳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

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没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知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

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為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哀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為德夭壽不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下體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為日故有日昃之象焉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常而處

順故无常變昧此則大耋之嗟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昃若不能與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巳過中是為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為樂故此文從衆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絕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偽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簞瓢陋巷

為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為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於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易說）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

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

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罹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罹非其正則循沿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如其來如焚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之善繼者如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无善繼之道則天下所同疾宜

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易說

焦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有大過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踰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

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易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閒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一作虞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

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履中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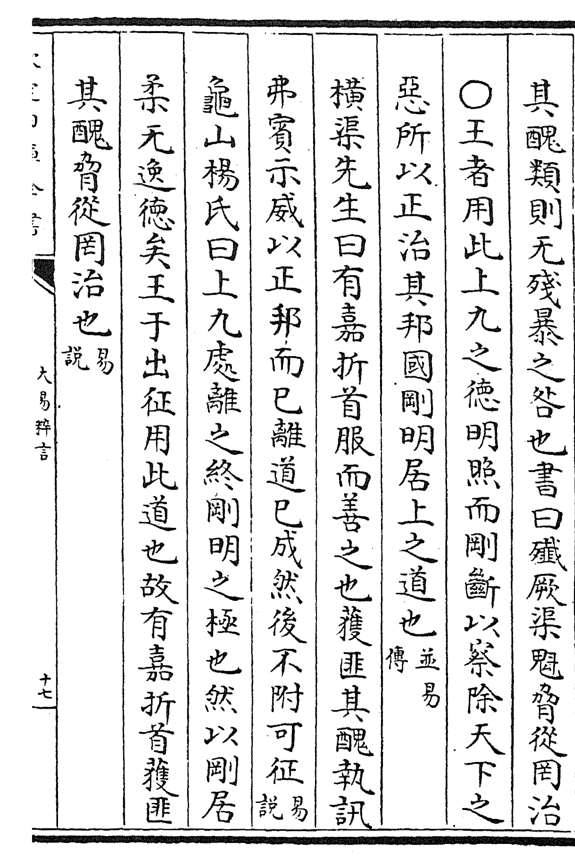
以柔順之資離之弗違故吉唐之太宗殺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如也高祖咈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遽進故不及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臯陶為已憂方其不得而為已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於斯也其為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明故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離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歟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〇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



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〇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易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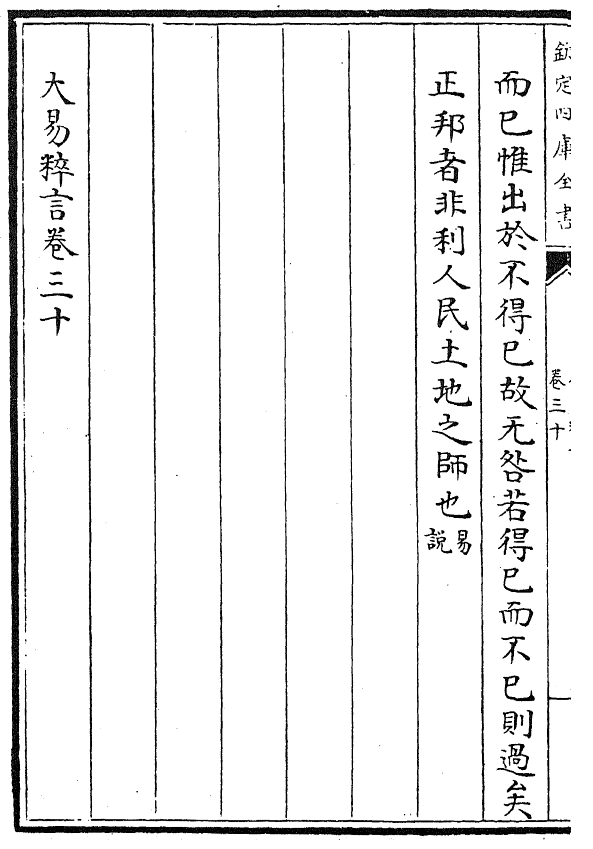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居柔无逸德矣王于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苗是也又曰離為甲冑為戈兵互體有兌兌為毁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胤征羲和是也夫當嘉會之時而下有不麗于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葢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政終之以師亦聖人

之深意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威强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謂之出征正已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其善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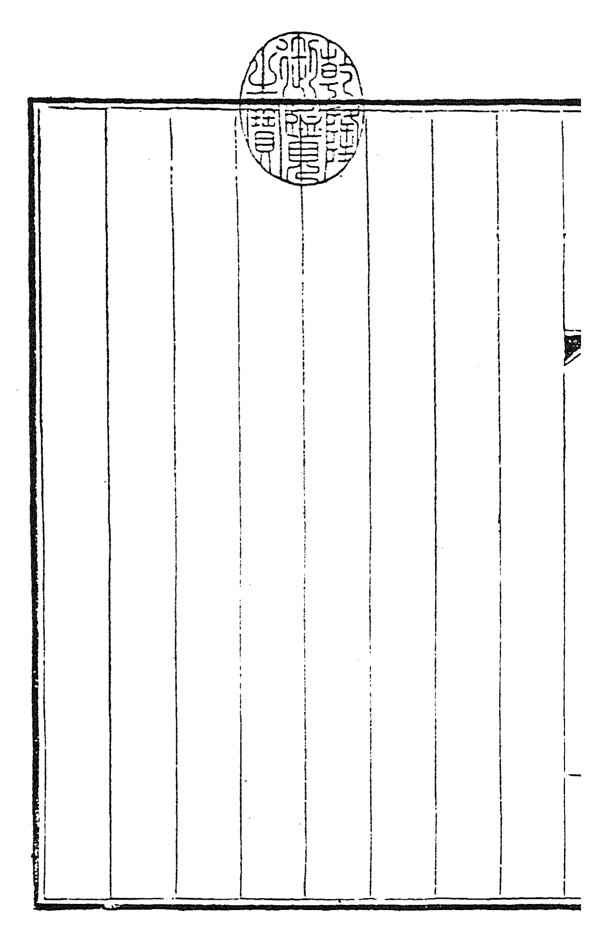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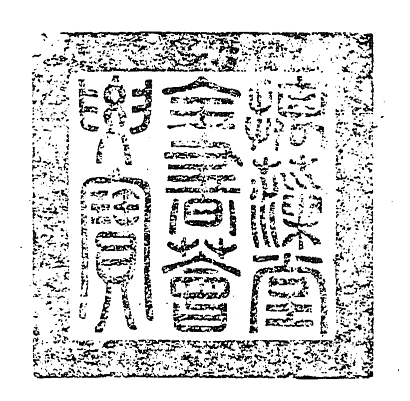
而已惟出於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

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八第十三頁前七行剛之材也刋本
材訛林下同今並改
卷三十第七頁前二行父子也而繼刋本繼訛處
據上文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但當折取其魁首刋本但訛位
據程子易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王茂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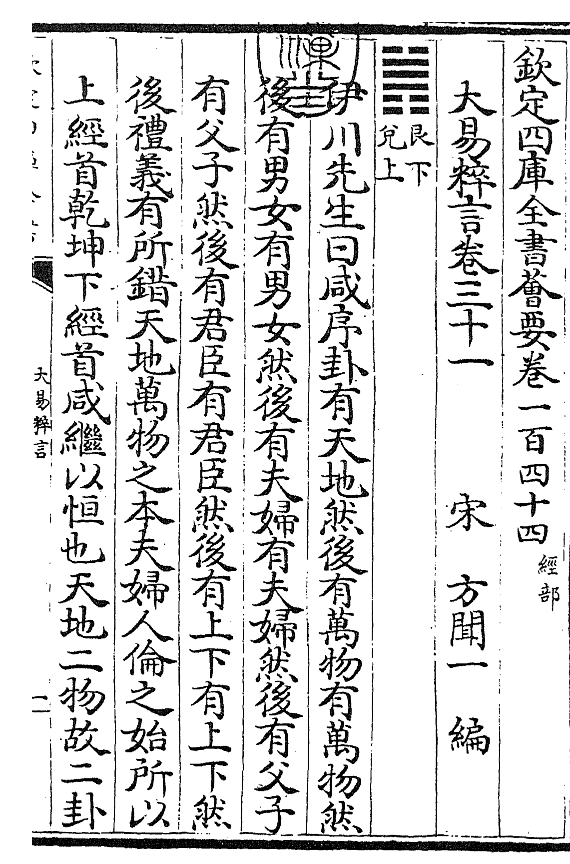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一至三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四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

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説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説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説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説也咸之為卦兊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説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説而應也易傳○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咸之為道以虛受為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為言易說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

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説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説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皆大咸以感為義益无所不感故謂之感感而无不通是以

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為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易說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伊川先生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兊剛下變柔而成艮隂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兊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隂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兊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

道利於正也○彖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説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

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為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感感也不可止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為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

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易說○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有无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无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能合

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无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并正蒙

龜山楊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故上經始於乾坤乾坤萬物父母也下經始於咸恒咸恒夫婦之義也艮山也兌澤也山澤通氣而交感形焉卦之所以為咸也咸也者交

相感之謂也與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異矣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定位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以卦之才言也兊三索而得女艮三索而得男兊上艮下男下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各止其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不接非夫婦之正也故止而說男下女然後㝵正取女吉也夫天地萬物一體也情也者感而動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以其无二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蜀才曰此本否卦六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相與也○咸感也而謂之咸有以无心感者然後盡咸之義如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由所感之不同故咸之所通亦異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天地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亨利貞取女吉言人道之感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大小亦異

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或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鐘鳴无足疑也然天人之感終有以異乎曰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并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

謂二爻之變也所以成艮兊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内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為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

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
茲乎信不誣矣易說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伊川先生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潤
漸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
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
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
容之擇合交一作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藏疾澤鍾水有虛受之象焉故君子體之以虛受人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山之性包以蓄止萬物者也澤之性浸潤以說萬物者也二者皆以虛受而通氣者也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虛穴來風有自然矣舜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无非取諸人以爲善及其終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葢其推而上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虚受人惟虚故受受故能成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虚中故也充虚中之道故至於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感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葢本諸此言

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易說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咸感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為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初在下咸其栂者也在下而居艮體雖有應乎上未能進也故在外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栂係于足无繫于事功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名卦葢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

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於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為首而初為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體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於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易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

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為正咸之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之象焉腓行則先動也艮以一陽止乎上而二以陰柔應於五說而不知止者也故凶然上承九三能順而止則不害矣故雖凶居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腓腨腸也六二柔而中正何以有凶以

其爻有艮巽是以居則得咸艮之義是以吉也伊川曰陰不可以先動腓應上而先動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脢脢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腨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為動之主吉

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易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

上六陽好上而説隂上居感説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説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葢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隂爻皆有感而

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志反一作處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

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

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為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股身之下腓之上也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股係于上下之體而非制動之主徒介于上下之間而中有巽義故曰志在隨人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茍自動則凶矣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

不深爲之戒也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隂而應初故戒於

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一有極字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一作極致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

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所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

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
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
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
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
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
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

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並易傳)○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憑地看過更留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釋氏以感為幻妄又有憧憧思求朋者皆不足道也○感非有意感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

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盡安泰寬裕蓋為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缺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矩於外誘之際將見感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降也○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葢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為光大不待以正則有諂瀆之悔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

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故貞吉悔亡傳曰心靜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故物至則无潛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憧憧往來則動而與物交構而從爾思者朋而已匪其朋則思之不能及也故曰未光大也

易說○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

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

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語録

兼山郭氏曰九四失位而不中故有悔貞吉悔亡初嫌于失正也介于三五之二剛皆非已應故上之而往下之而來故有憧憧之象非若无心感之為大也朋者已應也憧憧之感朋從而已語何思何慮則未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咸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於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慎以憧憧爲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慮已聽之可也而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葢不知咸之大

有在於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為害者咸道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為先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易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

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一无曰字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葢下之无憧憧之心上之无滕口之說可以无悔而已方其論

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於脢也何所取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脢背肉也无思无慮故无悔然而非不為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為上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葢感於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

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易說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先生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兊三索而得女則上六兊之主也兊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居咸之終兊之上說之至也以說感人是滕口說而已非感人之道也然不言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咎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

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於脢莫不善於頰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為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一